

《全唐诗》数首杜牧、许浑诗甄辨

景宏业

《全唐诗》所收各诗人集子中，时有窜入他人之诗者，对此，历代学者多有指正。近读杜牧、许浑二集，于两人重出之诗加意留神，一得之愚，不敢自弃。现梳理成文，以就正于方家。

《全唐诗》卷五二六杜牧诗中有《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一首，岑仲勉先生在《读〈全唐诗〉札记》中，考证出“川尹刘侍郎”即三川尹（河南尹）刘瑒。然考之杜牧仕履，却发现刘瑒官河南尹时，杜牧并无分司东都之事，因而得出结论说：“如云前分司东都时承瑒恩知，兹追颂其德则可，否则此诗不得为杜诗。”笔者受岑先生启发，经反复琢磨，确定此诗为许浑所作，现申述理由如下：

该诗结句为：“商歌如不顾，归棹越南濡。”其下自注曰：“某家在朱方，扬子江界有南濡北濡。”《旧唐书·地理三》云：“丹徒，汉县，属会稽郡。春秋吴朱方之邑地，吴为京口戍。……隋为延陵镇，因改为延陵县。寻以蒋州之延陵、永年，常州之曲阿三县置润州，……皆治于丹徒县。”据此可知朱方为润州古地名，亦即扬子江南岸之丹徒县。

史载杜牧祖籍京兆万年（今西安），对此学术界似乎从未有过异议，虽说其父杜从郁去世后，全家人为生计所迫，曾数度迁徙，但未见有移居丹徒之记载。故此诗及自注，断非杜牧语。

《唐才子传》记许浑籍里为润州丹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称许浑为丹阳人。此丹阳应为润州丹阳郡，治所在丹徒，即京口。宋人祝穆《方輿胜览》记许浑居丹徒，有别墅在丁卯桥边。许浑集中提到丁卯别墅或丁卯桥者亦俯拾即是，如《夜归丁卯桥村舍》、《南海使院对菊怀丁卯别墅》等等。后人更因许浑晚年曾在丁卯别墅编定过自己的集子，遂以“丁卯”名其人及诗集。据《丹徒县志》载，丁卯桥在京口城南三里丁卯港口。许浑集中有《下第归朱方寄刘三复》一首，诗云“故里迹犹在”，《送王总下第归丹阳》诗云“凭寄家书为回报，旧乡还有故人知。”在这些诗中，作者既曰朱方、丹阳为“故里”，为“家”、为“旧乡”，是自己承认为丹徒人。

顺便说一句：前人言许浑为丹阳人，实指丹阳郡治京口，即丹徒。至于有文章考证许浑为安陆人，乃是就其郡望而言，其家实在丹徒，应为丹徒人。

另外，该诗有句云：“久贫惊早雁，多病放残萤。”对照杜、许二人生平，得知杜牧年龄虽小于许浑而先于许浑登第，释褐前已因《阿房宫赋》声名远扬，为主司礼部侍郎崔郾、太学博士吴武陵大加推奖，因而一举及第，同年再登制科。十年为幕僚期间，以才识而深得幕主倚重。后拜侍御史，累迁左补阙，历黄、池、睦三州刺史，以考功郎中知制造，迁中书舍人。虽说古往今来，才大者难为用，后人仍以杜牧未能大展宏图而惋惜，但较之许浑，至少生活上不算十分困顿；且杜牧为人刚直有奇节，性格旷放而不羁，不为龌龊小谨；诗风亦如其为人，豪放爽朗，清新俊逸；又未见有多病之记载，故“久贫”、“多病”之类的哀叹，当不出于杜牧之口。

许浑则不然，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看，其早年多次文战失利，进士及第时已逾不惑之年，踏入仕途后又长时间沉沦下僚，晚年得到刘瑒的荐举，才有机会出牧一州。况且《唐才子传》明确

记载其“少苦学劳心，有清羸之疾”，出仕后亦多次“抱疾不任朝谒”，一度曾“抱病退居丁卯涧桥”（均见许浑诗中自序及自注），故其诗集中数见此类贫病之语，如“久贫辞国远，多病在家稀”（《将离郊园示弟侄》）、“深巷久贫知寂寞，小诗多病尚风流”（《送元昼上人归苏州兼寄张厚二首》）、“久病先知雨，长贫早觉秋”（《洛中秋日》）、“茂陵闲久病，彭泽醉长贫”（《赠王处士》）等。人言“许浑千首湿”，其实，“贫”、“病”二字，如“水”一样，时见许浑诗中。据此可以断定“久贫惊早雁，多病放残萤”定为许浑诗句。

许浑集中另有呈刘瑑诗一首，题为《寄献三川守刘公》（《全唐诗》卷五三六），其诗序中有“属移履道，卧疾弥旬”一语，可证刘瑑守河南时许浑确曾居住于洛阳履道坊，并尝卧疾。综上所述，可确认《分司东都寓居履道叨承川尹刘侍郎大夫恩知上四十韵》一诗为许浑诗。

《全唐诗》卷五二六杜牧诗中，还载有《梁秀才以早春旅次大梁将归郊扉言怀兼别示亦蒙见赠凡二十韵走笔依韵》一首，岑仲勉先生以诗中有“蒙除润州司马”之自注，与杜牧《自撰墓志铭》所记未合，而与《唐才子传》中所载许浑确曾为润州司马相符，怀疑该诗为许浑之作。今以诗意考之，可知其确为许浑所作。

据诗题得知梁秀才旅次大梁，将归故里前，赋诗赠同朋乡友，以言怀兼辞别，作者读其赠诗后，依韵和写了此诗。诗中有句云：“世途皆扰扰，乡党尽循循。”看来作者与梁秀才系同乡。又云：“宅临三楚水，衣带二京尘。”三楚，即淮河中下游流域与长江下游流域一带，丹阳即在其中。诗中又有“京口接漳滨”句，其下自注曰：“某自监察御史谢病归家，蒙除润州司马”。“京口”既为所归之家，可知非杜牧之作。如前所述，许浑家在京口，因病辞去监察御史之职，返归故园，因而就近被授润州司马。又，许浑诗集中有《余谢病东归王秀才见寄今潘秀才南棹奉酬》一诗，可

印证前所引“以监察御史谢病归家”之自注确记其事。许浑诗误入杜牧集中者非止一首，现可确认此首诗为许浑所作。

《全唐诗》卷五二三杜牧集中有《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一首，全诗如下：

芳草渡头微雨时，万株杨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径香寒蜂未知。辞客倚风吟暗淡，使君回马湿旌旗。江南仲蔚多情调，怅望春（一作青）阴几首诗？

此诗重见于卷五三六许浑名下，题作《春雨舟中次和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除诗题略有不同外，诗中“浴”作“落”，“辞客”作“词客”，“吟”作“吹”，“春阴”作“青云”。其余文字完全相同，应为同一首诗。此首重见诗，《全唐诗》失注，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中亦未提及。

按此首重见之诗，应以杜牧名下者为正。许浑名下之诗，诗题内“舟中”二字有误，当乙；“和”字下脱一“州”字：“江南”二字后缺少所寄之人，意思残缺。再比较两诗内容，除“词客”与“辞客”可不论外，“落”、“吹”、“青云”等词用在诗句中，其意显然不如“浴”、“吟”、“春阴”妥帖。此诗实为杜牧寄许浑之作。玩味诗意，此时许浑因病辞官归家，其里丹徒，处长江南岸，因云江南。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徐广语：“江南者，丹扬也。”丹扬，即丹阳郡。所以杜牧诗中之“江南”，非通常所指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特指京口一带。杜牧集中另有寄许浑诗一首，题曰《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江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可证此说。杜牧又有《春日寄许浑先辈》诗，称许浑为先辈，与其名下重见诗所称相同。

重见诗尾联还以仲蔚比喻所寄问之人，此点尤应注意。仲蔚，后汉扶风人张仲蔚也。史载其博学好文，隐身不仕，常居穷素，不治荣名，所居之处蓬蒿没人。后世遂用来比喻深隐不出、安于贫

贱而洁身自好的高人。众所周知，杜牧“尝自负经纬才略”（《旧唐书·杜牧传》），一生汲汲于有所作为，终生苦于身“居下位，心常不乐”（同前），了解其为人、志向者必不以世外高人作比。而许浑，《唐才子传》云“浑乐林泉”、“朗诵孙绰古赋，傲然有思归之想”。今细检许浑诗集，亦多有“更欲寻芝术，商山便寄家”（《灞东题司马郊园》）、“东门有闲地，谁种邵平瓜”（《下第寓居崇圣寺感事》）、“荣华暂时事，谁识子陵心”（《晚泊七里滩》）、“虚戴铁冠无一事，沧海归去老渔翁”（《秋日早朝》）之类的句子。由此观之，以仲蔚喻许浑较为适宜，故将该诗断为杜牧所作，当不谬。

另查许浑诗集中，有《酬杜补阙初春雨中舟次横江喜裴郎中相迎见寄》一首，悉心体会，即是许浑酬和杜牧所寄之作，尾联“郢歌莫问青山吏，鱼在深池鸟在笼”两句，明显是在回答杜牧诗尾联所问，言自己并非如张仲蔚一样身隐林泉，而仍有役在身，不得自由。此酬和诗进一步证明该首重见诗非许浑所作，而为杜牧诗无疑。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大学中文系